

# 晚清小說期刊輯存



王燕輯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1

王燕  
輯

晚清小說期刊輯存

1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晚清小說期刊輯存(全六十冊) / 王燕輯. —北京: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 - 7 - 5013 - 5426 - 9

I. ①晚… II. ①王… III. ①小說—期刊—彙編—中國—清後期 IV. ①I2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76863 號

書 名 晚清小說期刊輯存(全六十冊)

著 者 王 燕 輯

選題策劃 王 冠

責任編輯 林 榮 張愛芳

封面設計 程春燕

---

出 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  
(原書日文獻出版社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發 行 010 - 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傳真), 66126156(門市部)

E - mail btsfxb@nlc.gov.cn (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中心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裝 北京華藝齋古籍印務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

開 本 850 × 1168(毫米) 大 32 開

印 張 1003

---

書 號 ISBN 978 - 7 - 5013 - 5426 - 9

定 價 19000.00 圓

## 序

近代是中國文學由古典向現代的轉型期，轉型期的文學呈現了若干不同於古代文學的特點，其中最顯著的一點就是傳播媒介的變化。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中國文學傳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一變化概括起來主要有兩點：一是平裝書的問世，二是報刊的大量湧現。在傳媒和印刷上的這兩大變革，促進了中國文學的繁榮以及文學創造主體和接受主體的變化。這裏我們主要談談近代報刊的出現以及它對中國近代文學發展的促進和影響。

中國近代報刊是在外國傳教士所創刊的報刊的影響下產生的。據統計，中國近代報刊有兩千餘種。中國人自己最早創辦的報紙是一八六五年在香港創辦的《中外新報》（《孖刺報》的中文晚報），首任主編是留美學生黃勝（1825—1902），伍廷芳（1842—1922）主持翻譯。稍後有陳靄亭

(?—1905)創辦的《華字日報》(1872年1月5日·香港)、『王韜(1828—1897)創辦的《循環日報》(1874年1月5日·香港)』接着《彙報》(1874年6月16日·上海)、『《新報》(1876年11月23日·上海)』《述報》(1884年3月27日·廣州)相繼誕生。維新運動興起後，報刊的地位更加重要，它們成爲批判封建專制制度、宣傳維新變法重要的陣地和『利器』。開始是《中外紀聞》(1895年12月16日·北京)、『《強學報》(1896年1月12日·上海)』、『《蘇報》(1896年6月26日·上海)』、『《時務報》(1896年8月9日·上海)』接着《知新報》(1897年2月22日·澳門)、『《國聞報》(1897年10月26日·天津)』、『《湘報》(1898年3月7日·長沙)』、『《清議報》(1898年12月23日·日本橫濱)接踵而來，特別是梁啓超主辦的《清議報》和《新民叢報》(1902年2月8日·日本橫濱)，在當時社會上和知識界影響甚大，誠如黃遵憲所說：『《清議報》勝《時務報》遠矣，今之《新民叢報》又勝《清議報》百倍矣。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爲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sup>[1]</sup>所以嚴復形容梁啓超文字煽動之力

[1] 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四月黃遵憲《致飲冰室主人書》，轉引自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啓超年譜長編》第二七四頁。

云：『主暗殺，則人因之而儻然暗殺矣；主破壞，則人又群然爭爲破壞矣。』<sup>〔一〕</sup>

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興起，《民報》（1905年11月26日·日本東京）、《醒獅》（1905年9月29日·日本東京）、《復報》（1906年5月8日·日本東京）、《雲南》（1906年10月15日·日本東京）、《洞庭波》（1906年10月18日·日本東京）、《四川》（1907年11月·日本東京）、《河南》（1907年12月20日·日本東京）、《粵西》（1908年2月26日·日本東京）、《夏聲》（1908年2月26日·日本東京）等報刊如雨後春筍，相繼出現。這些報刊的編輯和撰稿人多數是留日學生，報刊編印後，迅速由日本傳入國內，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蓬勃發展的當時，對於傳播西學、播種民族思想和民主精神、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均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在近代兩千餘種報刊中，屬於文藝性的報刊約二百七十七種，占近代報刊總數的八分之一弱。據祝均宙、黃培璋編的《中國近代文藝報刊概覽·引言》中說：『近代文藝雜誌有一百三十三種，文藝報紙七十六種，另有未見原件的文藝報紙、雜誌六十八種。』

〔一〕嚴復：《與熊純如書》，見王拭主編《嚴復集》第三冊（書信）第六四八頁。

在近代文藝報中，文藝小報面世較早。最早面世的文藝小報是《指南報》<sup>(一)</sup>，一八九六年六月六日（清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創刊，主辦人是近代著名小說家李伯元。李伯元還辦過《游戲報》（1897年）和《世界繁華報》（1901年）。他的這幾種小報主要是刊登一些娛樂性、滑稽性的文藝小品、文人趣事，這從《世界繁華報》的欄目即可看出。它的欄目有『本館論說』『海上看花日記』『時事嬉談』『滑稽』『新語』『諷林』『北里志』『鼓吹錄』『新編花叢新戲』『雜詩』等。李伯元還辦過《海上文社日報》（1900年）<sup>(二)</sup>，係海上文社的機關報，著名華僑作家邱煒菱也為此報寫過雜感之類的文章。後又有《采風報》，該報於一八九八年創刊，編輯者為吳趸人。它通過『采風』也有些諷諭現實之作，如有一篇《錢樹子說》，就是通過對『錢樹子』（古稱娼妓）的考證，諷刺清廷的貪官污吏。《笑林報》是當時比較著名的小報，一九〇一年三月（清光緒二十七年一月）創刊，日報，內容以高談風月為主。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小報除了消閒外，還刊登小說，如長篇小說

〔一〕據項士元的《浙江新聞史》記載，約在一八九五年杭州出版過一種文藝小報《笑林報》（主編秦瑾生），先於《指南報》，但亦有人說它發行於一八九八年，因未見實物，暫不論。

〔二〕該報未署何人主編或編輯，但李伯元為海上文社的創辦人，故此報當為李氏編輯。

《宓妃枕》（香夢著），短篇小說《淚痕花》《美人魔》《頑腐鏡》，這是此前這類小報所未有的現象。這份報紙還隨報附送單頁小說、彈詞等文藝作品，計有《海上繁華夢》《仙俠五花劍》《優孟衣冠》《九仙枕》等。還有一點，《笑林報》不同於一般遊戲、消閒之類的小報處，是它具有明顯的政治傾向性。該報在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期間，曾刊登不少關心國事和富有愛國主義精神的評論、雜談，如《愛國篇》《論衰亂時代之人心》《睡獅傳》《老大國觀劇記》《女志士英吉秀傳》《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論》等。此外，近代較重要的文藝小報尚有《寓言報》（1901年）、《蘇州白話報》（1902年）〔1〕、《國魂報》（1908年·上海）、《國華報》（1910年·上海）等。

在近代，文藝報刊是文學作品的主要載體。以小說而論，不僅數千篇短篇小說幾乎全部是最先發表在近代報刊上，而且許多長篇小說也是首先在雜誌上發表連載而後纔由出版社刊行的。近代許多長篇小說名著，如《海上花列傳》《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活地獄》《老殘游記》《孽海花》《中國現在記》《鄰女語》《負曝閒談》《東歐女豪傑》《新中國未來記》《黃繡球》等，都是首先發表在近代文學雜誌上。我們以吳趸人的小說為例，他的作品幾乎全部是先文學雜誌上發表而

〔1〕此報為純吳語小報，與一九〇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在蘇州創刊的《蘇州白話報》不是同一種。



後再出版的：《九命奇冤》《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痛史》《電術奇談》最先發表在《新小說》上，《瞎騙奇聞》發表在《繡像小說》上，《兩晉演義》《山海游驂錄》《劫餘灰》《發財秘訣》《雲南野乘》最先發表在《月月小說》上，《剖心記》最先發表在《競立社小說月報》上；此外，《新石頭記》《糊塗世界》《最近社會齷齪史》（初名《近十年怪現狀》）、《情變》最初發表在《南方報》《世界繁華報》《中外報》《輿論時事報》上。這樣算起來，除《恨海》和他的生前未刊稿《白話西廂記》外，吳趸人的其餘十六部中長篇小說和全部短篇小說（均刊登於《月月小說》）都是最先發表在近代幾家著名的文藝報刊上。

近代報刊作為文學作品的主要載體和傳播媒介，不僅文藝報刊如此，而且非文藝性的一般報刊也登載小說、戲劇和詩歌，至於政論文、游記、小品這些廣義的文學作品幾乎近代所有報刊都刊登。為什麼近代報刊多數都刊登文學作品呢？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是文學作品的可讀性強，具有較強的娛樂、審美功能，易於吸引讀者，可以增加報刊的銷售量，具有明顯的經濟效應。二是隨着報刊的增多和商品化，稿件供應成了一個大問題，短論、新聞報道、社會信息總不能太多，這就要求文藝來填補，因此對文藝作品尤其是對各類小說的需求就顯得更為迫切。三是文學觀念的轉變。近代報人中許多也是近代的文學理論家，梁啟超、夏曾佑、邱燐萇、狄葆賢、麥夢華、

黃人、徐念慈、王忠麟、黃伯耀、黃世仲等人是其代表。他們在梁啟超的小說理論和西方文藝思想的影響下，十分重視小說的社會作用和文學地位，把小說提高到文學之最上乘。因此近代報刊普遍地刊登小說、戲劇、詩歌便成爲一種很自然的文學現象。

前已說過，在近代報刊中，不僅文藝報刊登載小說、戲劇和詩歌等文學作品，而且一般性的報刊也刊載文學作品。後者在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近代報刊有：《清議報》（1898年）、《新民叢報》（1902年）、《浙江潮》（1903年）、《江蘇》（1903年）、《女子世界》（1904年）、《東方雜誌》（1904年）、《揚子江白話報》（1904年）、《民報》（1905年）、《醒獅》（1905年）、《競業旬報》（1906年）、《雲南》（1906年）、《中國女報》（1907年）、《著作林》（1907年）、《振華五日大事記》（1907年）、《粵西》（1907年）、《女報》（1909年）、《國風報》（1910年）、《婦女時報》（1911年）、《中華教育界》（1912年）、《黨報》（1913年）、《留美學生季報》（1914年）、《浙江兵事雜誌》（1914年）、《娛閒錄》（1914年）、《女子世界》（1914）〔1〕、《大中華雜誌》（1915年）、《中華婦女界》（1915年）、《太平洋》（1917年）等。在這類報刊中，如《福建法政雜誌》（1908年）就刊登過日本著名政治小說

〔1〕此刊係中華圖書館編，不同於一九〇四年丁初我主編的《女子世界》。

《花間鶯》（末廣鐵腸著，梁繼棟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教育雜誌》曾連續刊登了包天笑的著譯小說九種：《馨兒就學記》《孤雛感遇記》《埋石棄石記》《苦兒流浪記》《二青年》《科學者之家庭》《科幻小說》、《童子偵探隊》（少年小說）、《青燈回味錄》（二）、《雙雛淚》。再如《中國實業雜誌》除刊登小說外，還載有梁啓超、陳寶琛、宋教仁、吳芝瑛、汪笑儂等人的戲劇和詩歌。

在近代一般性雜誌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一九〇六年在上海創刊的《競業旬報》，在現存的四十一期中，僅胡適一人的著譯就有數十種：其中包括創作小說《真如島》《東洋車夫》《苦學生》等，詩歌《題秋女士遺影》《電車詞》《游萬國賽珍會感賦》《棄父詩》，詞《霜天曉角·長江》二十餘題，傳記《世界第一女傑貞德傳》等十餘篇，翻譯小說、故事、雜文《暴堪海艦之沉沒》《生死之交》《西洋笑話》《金玉之言》，翻譯詩歌《縫衣歌》（英國胡德作）、《晨風篇》（美國朗費羅作）、《軍人情》《驚濤篇》（以上英國堪白爾作）等十餘題。此外在這個雜誌上，還刊有近代著名作家丁傳靖、徐自華、王甲榮、陳去病、傅鈍根、佛奴等人的小說、戲劇、詩歌和翻譯作品。由對一份非文藝

（二）該小說在《教育雜誌》發表時署名秋星，據范煙橋《民國舊派小說史略》第六章《翻譯小說》對包天笑的介紹，知《青燈回味錄》也是包氏的作品。

性雜誌《競業旬報》的抽樣分析，我們即可看出：近代報刊蘊藏着數量多麼可觀、寶貴的文學史資料啊！

所謂文學史資料，還不僅限於近代報刊上所刊登的數以萬計的文學作品、文學理論以及所引發的文學思潮（如《國粹學報》與復古主義思潮、《新小說》等雜誌與『小說救國論』的沸騰、《禮拜六》與文學的消閒趣味主義等等）。此外，近代報刊上大量的廣告（一、作家生平和創作活動、作家和文化名人的照片、文學社團的活動（如南社的歷次雅集、鴛鴦蝴蝶派作家的生活片斷等）、出版集團的信息（如小說林社的創辦、核心人員的齊心協力及市場營銷策略），及至消費群體的接受情況，均可以從近代報刊中找到豐富、準確的第一手資料。

近代報刊蘊藏着如此豐富的文學史資料，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對於這些寶貴的文學史資料，至今並沒有引起文學史研究者的重視。究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我以為主要是有兩點，一是

---

[1] 1913年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的袁進主編的《中國近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1872—1914）》一書，就充分說明了文學廣告的文學史價值。與此同類的還有錢理群、吳福輝等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1915—1949）》三卷書。

從研究者本身來探究，有些學人對近代文學載體這種歷史性的變革認識不足，沒有看到近代報刊這一新的傳媒在近代文學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研究中仍然僅僅局限於閱讀已出版成冊的近代文學作品和各種綫裝的文集，這樣會比較省事和節約時間；從深的層次看，也與當下部分學人作風浮躁、急功近利、缺乏敬業精神的不良學風有關。第二點，從客觀上來講，近代報刊距離今天已超過一個世紀，從這些發黃變脆的近代報刊中尋找資料，不僅需要時間，而且也要有較多的經濟支出，即使有人具有了時間和經濟條件這兩點，到各大圖書館去查找這些百年前的稍微不慎猛一呵氣就有破碎危險的陳舊報刊仍是困難重重。故一般研究者大多希望收藏近代報刊豐富的圖書館能夠複製重版一部分，以解決當前近代文學資料缺乏的燃眉之需。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推出了《晚清小說期刊輯存》這一選題，這是值得學界高興的一件事。在這裏，我作為近代文學研究界的普通一員和一位讀者對此書的出版表示祝賀，並盛謝為出版此書付出辛勤勞動的全體工作人員。

《晚清小說期刊輯存》彙集了近代小說期刊十種，以時間為序，計有韓邦慶主編的《海上奇書》（1892年·上海）、梁啟超主編的《新小說》（1902年·日本橫濱）、李伯元主編的《繡像小說》（1903年·上海）、陳景韓主編的《新新小說》（1904年·上海）、吳趸人和汪惟父主編的《月月小

說》(1906年·上海)、徐念慈和黃人主編的《小說林》(1909年·上海)、黃伯耀和黃世仲主編的《中外小說林》(1907年·廣州、香港)、林紫虬主編的《新小說叢》(1908年·香港)、包天笑和陳景韓主編的《小說時報》(1909年·上海)、王蘊章主編的《小說月報》(1910—1911年·上海)。這十種小說期刊是近代文學期刊中有代表性的刊物，當時影響也比較大，對於我們今天研究近代文學和晚清小說都有重要的價值和不可或缺的意義。在這十種小說期刊中，《新小說》《新新小說》《繡像小說》《月月小說》《小說林》五種，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曾由上海書店出版社影印出版過，但該書店大約是考慮到篇幅和成本的關係，把其中的插圖(包括照片)、廣告啓示等統統刪掉，而這些又恰恰是研究中國近代文學的重要史料。有鑒於此，這次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推出的這套《晚清小說期刊輯存》將原封不動地重新影印出版，還這十種期刊以廬山真面目。本書即將出版，主編王燕教授讓我寫篇小文略加介紹。拉雜書之，權以代序。

郭延禮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於山東大學



# 概說

## 《海上奇書》概說

清光緒壬辰二月朔日，即一八九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海上奇書》在上海創刊，它的問世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標志着中國第一種小說期刊的誕生。表面看來，《海上奇書》略小於三十二開本，單面印，綫裝，與傳統書籍毫無二致。它的現代化特質首先不是刊載內容的新穎獨特，而是在營銷策略上與傳統書籍迥然有別，這突出地體現在《申報》為《海上奇書》刊載的系列廣告上。該刊尚未正式出版，《海上奇書》的編者韓邦慶就在《申報》上反復刊載『《海上奇書》告白』，此後每期出版前，也提前發佈廣告。這些廣告具有重要價值。



首先，這些廣告為研究韓邦慶提供了重要信息。中國古代文人「士不言商」，又講求含蓄為美，哪怕在序跋、識語中對自己的作品有所肯定，也唯恐被譏為「王婆賣瓜」。在傳統文化熏陶下走出的韓邦慶，卻利用報紙廣告為自己的作品做宣傳，在《海上奇書》創辦時實屬罕見。就此而言，韓邦慶雖是一介舞文弄墨的秀才，卻有着現代商業文化的經營理念，顯示出特立獨行的精神氣質。據載，韓邦慶曾在《申報》出任編輯，由於現存申報館資料沒有逐年記載編輯人員的名單，所以，韓邦慶何時就任，歷時多久，這些情況均難以查實。但通過廣告可以得知，他在一八九二年間與申報館的來往極為密切。因為這一年《申報》為《海上奇書》陸續刊登了一年的廣告，與其他文化廣告相比，《海上奇書》告白「占盡了先機，它不僅首次亮相即發佈在新春第一張報紙上，而且還是新聞之後的頭條廣告，可謂捷足先登，突出醒目。

其次，這些廣告不但使《海上奇書》順利面世和廣為傳播，而且也是研究該刊的重要資料。《申報》自一八七二年創刊以來，「一紙風行，不脛而走。故報紙所到之區，即廣告勢力所及之地」<sup>〔一〕</sup>。相比於傳統媒介，報紙廣告的突出特點是覆蓋面廣、信息傳播速度快。按照馬歇爾·麥

〔一〕薛雨孫：《新聞紙與廣告之關係》，參見申報館所編《最近之五十年》，民國十一年（1923）。